



“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田建民 赵京华 黄乔生

河北大学出版社

014033003

I210-53
01



“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田建民 赵京华 黄乔生



北航 C1721191

河北大学出版社

I210-53

0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田建民, 赵京华, 黄乔生主编.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66-0546-7

I. ①鲁… II. ①田… ②赵… ③黄… III. ①鲁迅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934号

LUXUN JINGSHEN JIAZHI YU ZUOPIN CHONGDU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责任编辑：杨显硕

李丽华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靳云飞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1 / 32 (880mm × 1230mm)

字数：350千字

印张：14

版次：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66-0546-7

定价：35.00元

陈旭麓与傅雷书信选

(835) 序言 陈旭麓与傅雷书信选序

“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是“暴风雨”还是“狂风” 陈旭麓与傅雷书信选

目 录

(843) 第一章 陈旭麓与傅雷书信选

(843) 第二章 “民主共和”已“要以不文”，《辛丑》（附） 陈旭麓与傅雷书信选

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 杨义（1）

关于鲁迅学的哲学追问 张梦阳（25）

重读鲁迅经典的断想 陈漱渝（43）

信仰纯粹性与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谭桂林（58）

国内“鲁迅研究现象”剖析 郑心伶（70）

荒原意识与中西文化的内心纠结 田建民（77）

——启蒙视阈下的《过客》解读 田建民（77）

“鲁迅是谁？” 陈国恩（104）

“老中国”形象的展示者与批判者 王吉鹏 宋凡（129）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黄健（114）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性心理解读六题 王吉鹏 宋凡（129）

鲁迅对新文学贡献散议 张铁荣（146）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鲁迅影响 王锡荣（159）

关于新版《鲁迅全集》该不该删去《惜花四律》的争论 陈福康（174）

新时期 30 年国内鲁迅研究文章发表状况的量化研究 陈福康（174）

（1980～2009） 葛涛（182）

在反叛与亲情之间 阎浩岗（195）

——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 孙淑芳 许祖华（210）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观

- 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 董炳月(228)
- 故乡的“风景”是如何在追忆中丧失的?
——鲁迅小说的“归乡叙事”传统与“新生代”
 作家的改写 徐妍(248)
- 《阿Q正传》：“文不对题”与“名实之辩” 张全之(263)
- 何谓“吃人”?
——《狂人日记》新读 汪卫东(275)
- 《伤逝》中的新青年叙事及其语体形态 郑坚(304)
- 鲁迅小说的当代思想学术价值 甘智钢(312)
- “风景”的发现：国民性话语再思考
——以鲁迅为中心的考察 邓招华(316)
- 蒙克绘画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马云(329)
- 简论中西文化之间的鲁迅及其新学思想 李生滨(340)
- 也谈“左翼鲁迅”及其意义
——以鲁迅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
 批判与认同为中心 熊权(351)
- 鲁迅与“盘肠大战”
——兼及鲁迅对周文创作的影响 刘东方 解文静(362)
- 爱的焦虑与虚无
——由鲁迅《伤逝》谈起 赵娜(377)
- 鲁迅信仰问题研究综述 杨姿(395)
- 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倪坦(413)
- 世纪回响：从“铁屋子”里的呐喊到“黑铁时代”的出走
..... 杨荷泉(425)
- 附：“鲁迅精神价值与经典重读”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致(437)
- 编后记 (443)

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北京 100732)

百年中国，百年鲁迅。鲁迅作为百年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文明的批判者，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被中国人谈论了近百年。百年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脚印、精锐的精神启迪和巨大的身影。鲁迅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民族的经典，思想的启示录。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读、深读、细读，把握鲁迅的精神实质，可以为现代中国大国文化的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思想力量。为此，有必要拓展我们的文明视野和知识积累，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作品，与中国历史、文化、文明联系起来，展开渊博而精深的思考。

百年鲁迅，是一个植根于文学，却又超越文学的宏观文化命题。比如，鲁迅小说与现代中国小说的结构层面重组及发展动力；鲁迅旧体诗写作与中国诗歌格局划分及诗之路；鲁迅论梅兰芳与中国式的戏剧现代化，等等。这些命题都需要以一个渊博的文化学者的世纪性高度，退出一定的时间距离，采取更为宏大的价值尺度，进行知识清理和思想分析。这些都涉及现代中国文明形态的重新认知，这代人完不成，下一代人也要去完成。于此有必要突出地强调，提高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解释能力，是新世纪中国学术是否能够形成大国风度的关键，也是鲁迅研究能否大成的关键。解决这种解释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进入现代人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向导；二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与当代世界进行深度的文化对话，激活中国思想的普世魅力；三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契合当代中国人文建设的需要，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精神

健康、自由、生机蓬勃的发展。

鲁迅研究虽然历经近百年，依然充满进一步深化的潜力。我想讲一讲自己的切身体会。三十年前，我是从鲁迅研究进入学术领域的。那时候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受过同行的好评。前些日子，因为要编一部“鲁迅论集”，将三十年前的稿子翻出来阅读一下，觉得水平很低，甚至，如果是我的学生，我都不想让他毕业。经过三十年的磨练，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都有了提升，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可见，问题不在于鲁迅研究还存不存在潜力，而是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足不足以在更深的层次上开发对象所蕴藏的潜力。为了要讲点新的见解，反映我目前的学术积累，就把一篇四万多字的旧稿，大作修改，改成将近十九万字的新稿，取名《鲁迅文学血脉还原》。这次修改对我而言，是一次对鲁迅的重读。在重读中，感到鲁迅研究还是大有可为，关键在于研究者的思想眼光和知识结构。

一、鲁迅的文化哲学

为什么要这样大动干戈的修改呢？一方面，觉得自己过去的水平不行，拿篇旧稿凑数，对不起读者。另一方面也发觉：百年鲁迅研究，学界更注重思潮，现在是到了转变角度，将鲁迅的文学血脉深入进行清理的时候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权衡文化偏至的时候，主张去其偏颇，他讲了两句话，一是“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二是“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然后再讲第三句话：“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①鲁迅文化战略思想或文化哲学的结构是“2+1”，具有郑重的、深刻的、又是稳健的特征。追逐思潮而不顾血脉，则可能丧失文化身份，失去文化主体性的独立创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6 页。

造的根基，连带着对外来思潮也只能挦撦皮毛，难以深入。保守血脉而疏离思潮，则可能丧失创造的动力，失去文化现代性的与时俱进的视境，连带着对血脉也只能陈陈相因，不能激活。中国现代文化的革新和发展，需要采取既“取”又“复”的复合型的深度文化对话姿态，通过对话，既可深度把握外来思潮，又可激活本有的文化血脉，然后再生长出“别”，这个“别”就是根基牢靠、生机盎然，从而创造出别开生面的第三种充满根基与活力的文化形态。“别”的姿态是“立”，是站起来，迈出脚步去创造，而不是躺着做复古梦，也不是跪着做拾人牙慧的文化贩子或文化奴隶。只有建立自主创新的现代性文化，才能“立人”，才能立“人国”。这是鲁迅早年就探明的，而且坚持终生的文化战略思想，一种重构动态而强调现代性的文化哲学。

极好地体现这种文化哲学的，是“鲁迅”这个享誉全球的笔名的选定。“鲁迅”笔名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远在江西的挚友许寿裳如此回忆：“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1920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人的本名中有父辈选择和家族排行等因素的制约，不完全取决于本人，笔名的选取则主意全在作家，他要带着这个徽号与世人、甚至与文学史打交道的，因此至能体现作家的文化血脉和志趣。鲁迅笔名选取的原因，一是因母得姓，这是远古母系社会盛行的制度；二是周、鲁同姓，这是周朝的姓氏制度，甚至发表新诗署用“唐俟”笔名，也考虑到周、鲁、唐同姓的西周故实。以如此丰厚的文化血脉为根基而起笔名鲁迅，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起得最好的笔名之一，就绝非四不像地起个类乎“高尔基”“托尔斯泰”的名号能够同日而语。由此可以看

出，中国文化血脉对鲁迅渗透之深，简直成了他的生命的最内在的一部分。这个笔名的选取，就蕴含着鲁迅复构动态、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哲学。文化血脉既然已成为生命最内在的部分，平日向外追求时，就尽可不必整天挂在嘴皮子上，这也在常理之中。

鲁迅主张思潮与血脉之间一外一内、一表一里，“翕合无间”的互动。翕合，就是主张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聚合、结合、融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翕合之以归于一，合乎往古之经，而于今允协，究极于中藏之密，而于事皆征，其于辞也，无闲然矣。”^①这就是翕合无间一词的出处。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有这样的话头：“夫胎者，两精相搏，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际，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不先不后，两精并至，阳先冲而阴包之，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阴先冲而阳包之，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为。”^②它用阴阳交媾结胎，也就是新生命的孕育生成来表述“翕合无间”之妙。这意味着异质文化并非一味冲突，其间还存在着“化生自然之妙”，可以化生出新的文化生命。

化生的两个要素，就是思潮和血脉。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理解血脉呢？要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文化哲学，就必须全面清理中国人对文化血脉的理解。首先，血脉是人对自身生命的一种认识，是人的生命自觉的表现。《吕氏春秋·恃君览》，《淮南子·俶真训》《墜形训》，《论衡·论死篇》《道虚篇》，均有以血脉论人体的片段。汉人陆贾《新语·怀虑篇》说：“志定心平，血脉乃彊。”^③枚乘《七发》说：“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以血脉认识人的生命特质，在医学领域更为盛行。因为医学是以人体的正常、疾病、通过疗治再恢复正常的生命科学。《黄帝内经素问》卷五说：“藏真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陆贾：《新语·怀虑第九》，汉魏丛书本。

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对齐桓侯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②对人的生命与血脉的关系的这种理解，被引导到养生学上。其次，对于血脉滋育人的精气、精神乃至生命的理解，导引出家族以血脉相传的血缘说。有所谓“家为国之本”，血脉通过家注入国家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之中。朱熹在解释《论语》“慎终追远”时，认为“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则必有本，便是远祖，毕竟我是它血脉”。^③

在人体生命、家族血缘、学派因缘之余，血脉一词带着生命的体验，向广泛的文化领域渗透。血脉的普遍渗透，使人们关注不同领域的相互联系，而且是一种文化生命的联系。血脉渗透于音乐、礼仪，渗入了礼乐文明的核心地带。《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④朱熹则以血脉分析经典：“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⑤文化血脉既有经典自身的内在血脉，又有学派传承的纵向血脉，以及文化类型之间相互渗透的横向血脉，可谓是纵横密布，气息相通。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血脉已是极其广大而深厚，埋下了“千古血脉流行化生之机”，既沉积了不少浑浊腐臭的废物，把新鲜思想淹没在陈词滥调的浑水之中，又流动着许多可供现代性创新的文化基因，源头活水，也可谓蕴藏丰富。鲁迅那种复构性、动态性、现代性的文化哲学，就是面对如此丰厚而复杂的文化血脉所作出的历史理性的反应。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五。

②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93页。

③ 《朱子语类》卷二十二《论语四》，中华书局版。

④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太史公曰”，第1236页。

⑤ 《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中华书局版。

二、文化哲学的现实契机

鲁迅的文化哲学既然强调现代性、动态性,那么要走近他的文化哲学的实质,就必须从其文化反应的现实契机入手。执着于现实,是鲁迅文化哲学的立足点。鲁迅既生不逢时又生适逢时,在时之遇与不遇的痛苦和焦虑中,造就了鲁迅和他的文化哲学。

科举制度作为千年传承的文化血脉上的重要体制,在鲁迅少年时代即因其弊端的爆发,带来祖与父两代一人狱、一受斥革。在他的家族落难的次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中国承受着曾经接受过自己文化流脉启迪的邻近岛国的宰割惨痛;在他获准赴日本留学的一年多之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现实的教训,必然使这一代思想者对自身的文化作出激进的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那种安享祖宗的光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是中国现代性新军的第一代突围者,他们中的多数人以及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他们开始进行新文化创造的时候,不仅他们的周围而且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脱不了与那些“古老的鬼魂”和“沉闷的毒素”的干系。过去都是用右脚走路,现在要紧的是将右脚往下一蹬,借着反作用力,迈开现代性的左脚。以“推倒传统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办法,迈出现代性的第一步,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的文化哲学被艰难时世蒙上了一层反传统的色彩,反传统的色彩是悲郁的。

1932年,鲁迅作有一首《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是鲁迅最驰名的一首旧体诗。《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运交华盖,重提他七年前编《华盖集》作“题

记”所说：“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①，“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②。碰钉子中的“横眉”和“俯首”，表明鲁迅反抗社会，反抗命运，不屈不挠地逆世俗好恶而动，顶住压力而选择政治文化方向的坚定意志。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大爱大憎的崇高人格的核心。尤其是“横眉”二字，非常传神地传达了鲁迅蔑视一切邪恶势力的神态。

要清理鲁迅的文化血脉，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艺术贡献，就有必要对他的重要思想和文学形式进行探源溯流。比如面对鲁迅的《自嘲》诗，我们可以就从古至今的自嘲的精神状态和文学形式进行一番梳理和比较。“自嘲”是人在处理自己与现实的矛盾时，所采用的一种化守为攻的智慧形式，也是历代诗文中不乏其例的情调和形式。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从《诗经》中追溯其源头，认为：“《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伐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箇兮箇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③《诗经·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今人一认为，诗中女子因观看《万舞》表演，而对舞师产生爱慕之情。但《毛序》附会政治，认为：“《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④即贤士大材小用，以“极得意语”抒写“极伤心事”，用以自嘲。

自嘲之作，《文选》“设论”类，著录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都是解释客人对自己的嘲笑，属于解嘲之作。

^①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② 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4年12月10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③ 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④ 《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第308~309页。

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假设别人嘲自己，自己出来解答，自嘲、解嘲的意味深浓，实际上是以嘲讽的口吻，发泄对社会不公导致命运坎坷的不平。白居易五十八岁得子，也作诗自嘲身世，《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常忧到老都无子，何况新生又是儿。阴德自然宜有庆，皇天可得道无知。一园水竹今为主，百卷文章更付谁。莫虑鵩雏无浴处，即应重入凤凰池。”“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一珠甚小还惭蚌，八子虽多不羨鸦。秋月晚生丹桂实，春风初长紫蘭芽。持杯愿祝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宋人司马光也有两首《自嘲》，在进退隐现之间，颇多政治感慨：“英名愧终贾，高节谢巢由。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羞。浮沈乖俗好，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霜毛不待秋。”“盘飧罗新蔬，充腹不求馀。穷巷昼扃户，閒轩卧读书。有心齐塞马，无意羨川鱼。世道方邀逐，如君术已疏。”^①南宋陆游《自嘲解嘲》列述生存的尴尬，以“痴”自嘲，意在反讽“世变”：“世变真难料，吾痴只自嘲。移山谋畚土，黏日欲煎胶。得句题修竹，烹茶拾堕巢。行年不须算，断是死衡茆。”他又有七言《自嘲》诗，于“老大从人百不宜”的处境中，依然不磨“有志尚如年少时”，表现出对命运无可奈何而又不愿低头：“岁月推迁万事非，放翁可笑白头痴。此生竟出古人下，有志尚如年少时。僻学固应知者少，长歌莫问和予谁。自嘲自解君毋怪，老大从人百不宜。”

清代自嘲诗，以郑板桥所作至为驰名。郑氏家贫，尝为蒙师。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作《自嘲》诗云：“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一般认为，郑氏诗宗陶渊明、陆放翁，但也如他在书法上创造了“板桥体”，他的诗也有一股叛逆性的嘎劲头。他以自嘲倾吐牢骚，数尽了私塾先

① 司马光《传家集》卷九、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生“傍人门户”的缺乏独立性，“半饥半饱”的经济状况，“嫌懒结仇”的左右为难，足以引发世间教书匠的无端共鸣。清代自嘲诗作者不少，多对自己的人生困窘发出苦涩的笑容。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卢湘槎拔贡，朝考被斥，捐州判，赴任时作《自嘲》诗云：“不为折腰吏，权作磕头虫。”又记昆山秀才徐懒云买书无钱，而书贾频至，乃自嘲云：“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聊借读时佯问值，知非售处已回身。乞儿眼里来鴟炙，病叟床前对美人。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①把科举仕途挫折、书癖无钱买书的奴才相和穷酸相，以自我作贱的方式进行嘲讽。袁世凯的叔父、同治年间曾经当过“帝师”的袁保恒，却是科举仕途风云得意的，但对于世道也不能不着着留心，曾作《观弈自嘲》诗：“未肯空从壁上观，不辞心力为君弹。那知更被胸中恼，从此输赢袖手看。”

从历代自嘲诗的历程看，鲁迅的自嘲隐约带有一点陆游的自嘲困境而不消磨意志，郑板桥的穷愁而追求独立人格的叛逆精神的中国士大夫以“大丈夫”自任的传统。但是，鲁迅绝不耽于自怜自恋的琐屑悲欢，对世道的恶浊也从不采取“从此输赢袖手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借用南社诗人姚鹓雏“旧帽遮颜过闹市”的诗句，但并非对那个使他“运交华盖”的社会熟视无睹，而是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对逐名于朝、逐利于市的闹哄哄的市场行为不屑一顾。哪怕自己置身于危险的漏船之中，也不改搏击风浪、泛舟中流的意志。郭沫若曾经找出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并进一步发挥：“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是腐朽出神奇了。”^②《清稗类钞·诙谐类》也载有这条材料：“‘酒酣或化庄生蝶，饭后甘为孺子牛’，某名士自撰之联，盖夫子自道也。某嗜饮，醉辄寝。起，则导其幼子嬉戏于庭，自为牛，而使幼子

^①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② 郭沫若：《孺子牛的质变》，《人民日报》1962年1月16日。

为牧童，曳之使行，蹒跚庭中，不稍拂其意。世之为儿孙作马牛者，固甚夥矣，然每不自承，若如某名士之能自道者，固绝无仅有也。”^① 鲁迅点石成金的“思想的指头”，在于使“孺子”与“千夫”对仗，成为群体的民众，从而在他的“横眉”和“俯首”之间，闪烁着站在民众立场、抗衡恶浊社会的硬骨头的精神光芒。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就不能解释为超然度外的袖手旁观，而是哪怕时序流徙，意志也浑然不动的象征性表达了。自嘲，是一种解构性的思维方式，它解构了豪言壮语式或标语口号式的自誉，也解构了金刚怒目式或一泻无余的社会抗议，却将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抗议的坚定立场隐藏在游刃有余的曲笔之中，令人感慨多端，也令人回味无穷，这就使得鲁迅的《自嘲》成为中国历代自嘲诗的压卷之作。

从一首《自嘲》诗就可以感受到，鲁迅的文化血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却又从这片土壤、这个根系中生长出生命坚挺的大树。他的文化哲学的反传统色彩，是属于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的；而文化哲学中对固有血脉的强调，则属于我们这个具有博大精深的文明根基的民族的。思潮与血脉的深度对话，是鲁迅文化哲学的内在生命脉络。时至今日，许多现代中国人离开传统典籍已是远哉遥遥，甚至茫然不知那些古老圣贤说过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已在文化传统“围墙之外”不知几千里，却依然在重复着五四时期尚“围墙之内”的先驱者的突围言语和行为，这未免有点令人有错认时空之感。对文化血脉的“逆向承续”“深层承续”，还有一种对文化血脉承续的方式，就是“建设性承续”。建设性的途径，应该是广阔而多样的。在坚持所谓“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坚持探索的多元性。

^① 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五《诙谐类》。

三、“嵇康气”与文化血脉的四因缘

从鲁迅《自嘲》诗“横眉”和“俯首”的绝妙佳对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一股愤世嫉俗的“嵇康气”。气质影响着思想的表现形式，使思想带上生命的体温。鲁迅对古代思想家和作家兴趣最浓的有墨子、庄子、屈原、嵇康、李贺以及《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作者。就个人文集而言，对嵇康的作品下的功夫最大。大约自1913年起，他就从事《嵇康集》的整理工作，艰苦绸缪，多次抄录校勘。其间，他搜集多种刻本、抄本及史籍、类书、总集，进行十几次雠对比较勘：鲁迅《嵇康集》序：更取黄本佳谁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考其异同，历23年，到1935年终成最精校本，而出版则是1938年二十卷《鲁迅全集》作为第九卷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古代作家的全部遗著，付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和如此漫长的心血，在鲁迅一生中唯有一个嵇康。鲁迅对嵇康的熟悉和理解程度，绝非早年论文中偶或提及的德国哲学家斯蒂纳、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能比拟。一些外国文学家、思想家拓展了他的世界视野，甚至左右了他一时的思想方向，但这些视野、方向的把握方式，最终还落实到影响了他的人格气质上，而这种人格气质既接受了现实的教训，又是屈原、嵇康等诸如此类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体验化生的结果。对于一个深刻的思想者而言，不经过如此文化洗礼、现实磨练，其思想是不能落地生根的。因此，把握住鲁迅与嵇康的关系，就把握住鲁迅文化血脉的一个关键点，一个对文化血脉进行“个案分析”的典型。

鲁迅对嵇康的思想、人格、文章都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研究。在“竹林七贤”中，他比较阮籍、嵇康，而对嵇康特别推崇：

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

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应是司马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①

这里说脾气“极坏”，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贬词，而是出于反讽笔法。比如，鲁迅也曾自称数年来“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②又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③这些话都含有几分嵇康式愤世嫉俗的味道，可以作为鲁迅以独特的视角把握嵇康心情和品格的印证。对于那些追求人格独立的文士而言，非议礼教是为了解放思想，蔑视权威是彰显自主精神。

鲁迅走近嵇康，有其特殊的历史机缘。鲁迅出于章门，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下说：“晋世嵇康，愤世之流，近于庄氏。”^④《三国志》

①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0~512页。

② 《呐喊·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8页。

③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④ 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九篇》，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7页。